

自强文库·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叶圣陶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葛聪敏 编选

华夏出版社

199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圣陶/叶圣陶著;葛聪敏编.-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12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7-5080-1079-5

I. 叶… II. ①叶… ②葛… III. ①叶圣陶-作品综合集 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0944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丰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25印张 315千字 4插页

1997年1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100册

定价:17.50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主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舒 乙	樊 骏	

目 录

小 说

这也是一个人！	1
低能儿	5
恐怖的夜	11
隔膜	21
阿凤	28
潜隐的爱	32
一课	41
晓行	46
悲哀的重载	53
饭	62
义儿	69
祖母的心	77

小蚬的回家	85
孤独	88
校长	103
马铃薯	113
金耳环	128
潘先生在难中	138
外国旗	156
城中	165
双影	175
晨	182
遗腹子	194
抗争	204
夜	220
冥世别	229
李太太的头发	234
多收了三五斗	243
一个练习生	251
寒假的一天	262
英文教授	277
春联儿	298

散 文

生活	303
诗的泉源	306
第一口的蜜	310

没有秋虫的地方	312
藕与莼菜	314
《天鹅》序	316
暮	318
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	321
莫遗忘	324
编辑余言	327
愤愤	329
《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序	330
两法师	333
《未厌集》题记	340
过去随谈	341
牵牛花	348
“今天天气好啊!”	350
记游洞庭西山	352
生命和小皮箱	356
《渝沪通信》选录	358
《嘉沪通信》选录	362
以画为喻	364
谈成都的树木	367
《东江归行日记》选录	369
牛	374
1948年6月《日记》选录	377
佩弦周年祭	379

童 话

一粒种子	383
画眉鸟	387
稻草人	392
古代英雄的石像	399
皇帝的新装	404
叶圣陶小传	411
叶圣陶主要著作书目	413

这也是一个人！

伊生在农家，没有享过“呼婢唤女”“傅粉施朱”的福气，也没有受过“三从四德”“自由平等”的教训，简直是很简单的一个动物。伊自出母胎，生长到会说话会行动的时候，就帮着父母拾些稻藁，挑些野菜。到了十五岁，伊父母便把伊嫁了，因为伊早晚总是别人家的人，多留一年，便多破费一年的穿吃零用，倒不如早早把伊嫁了，免得白掷了自己的心思财力，替人家长财产。伊夫家呢，本来田务忙碌，要雇人帮助，如今把伊娶了，即不能省一个帮佣，也得抵半条耕牛。伊嫁了不上一一年，就生了个孩子，伊也莫明其妙，只觉得自己睡在母亲怀抱里还是昨天的事，如今自己是抱孩儿的人了。伊的孩子没有摇篮睡，没有柔软的衣服穿，没有清气阳光充足的地方住，连睡在伊的怀里也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才得享受，白天只睡在黑黢黢的屋角里。不到半岁，他就死了。伊哭得不可开交，只觉以前从没这么伤心过。伊婆婆说伊不会领小孩，好好一个孙儿被伊糟蹋死了，实在可恨！伊公公说伊命硬，招不牢子息，怎不绝了我一门的嗣！伊丈夫却没别的话说，只说要是在赌场里百战百胜，便死十个儿子也不关我事！伊听了也不去想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只是朝晚地哭。

有一天伊发见了新奇的事了：开开板箱，那嫁时的几件青布大袄不知哪里去了。后来伊丈夫喝醉了，自己说是他当掉的。冬天来得很快，几阵西风吹得人彻骨地冷。伊大着胆央求丈夫把青布袄赎回来，却吃了两个巴掌。原来伊吃丈夫的巴掌早经习以为常，惟一

的了局便是哭。这一天伊又哭了。伊婆婆喊道，“再哭！一家人家给你哭完了！”伊听了更不住地哭。婆婆动了怒，拉起捣衣的杵在伊背上抽了几下。伊丈夫还加上两个巴掌。

这一番伊吃得苦太重了。想到明天，后天，……将来，不由得害怕起来。明天朝晨，天还没亮透，伊轻轻地走了出来，私幸伊丈夫还没醒。西风像刀，吹到脸上很痛，但是伊觉得比吃丈夫的巴掌痛得轻些，也就满足极了。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到了一条河边，才停了脚步。这条河里是有航船经过的。

等了好久，航船经过了，伊就上了船。那些乘客好似个个会催眠术的，一见了伊，便知道是在家里受了气，私自逃走的。他们对伊说道，“总是你自己没长进，才使家里人和你生气。即使他们委屈了你，你是年幼小娘，总该忍耐一二。这么使性子，碰不起，苦还有得吃！况且如今逃了出去，靠傍谁呢？不如趁原船归去罢。”伊听了不答应，只低着头不响。众客便有些不耐烦。一个道，“不知伊想的什么心思，论不定还约下了汉子同走！”众人便哗笑起来。伊也不去管他们。

伊进了城，寻到一家荐头。荐头把伊荐到一家人家当佣妇。伊的新生活从此开始了：虽也是一天到晚地操作，却没下田耕作这么费力，又没人说伊，骂伊，打伊，便觉得眼前的境地非常舒服，永远不愿更换了。伊惟一的不快，就是夜半梦醒时思念伊已死的孩子。

一天，伊到市上买东西，遇见一个人，心里就老大不自在，这个人是村里的邻居。不到三天，就发生影响了：伊公公已寻了来。开口便嚷道，“你会逃，如今寻到了，可再能逃？你若是乖觉的，快跟我回去！”伊听了不敢开口，奔到里面，伏在主母的背后，只是发呆。主母便唤伊公公进来对他说，“你媳妇为我家帮佣，此刻约期还没满，怎能去？”伊公公无可辩论，只得狠狠地叮嘱伊道，“期满了赶紧归

家！倘若再逃，我家也不要你了，你逃到那里，就在那里卖掉你，或是打折你的腿！”

伊觉得这舒服的境地，转眼就成空虚的，非常舍不得。想到将来……更害怕起来。这几天里眼睛就肿了，饭就吃不下了，事也就做不动了。主人知道伊的情况，心想如今的法律，请求离婚，并不烦难，便问伊道，“可情愿和夫家断绝？”伊答道，“那有不愿！”主人便代伊草了个呈子，把种种以往的事实，和如今的心愿，都叙述明白，预备呈请县长替伊作主。主妇却说道，“替伊请求离婚，固然很好，但伊不一定永久做我家帮佣的。一旦伊离开了我家，又没别人家雇伊，那时候伊便怎样？论情呢，母家原该收留伊，但是伊的母家可能办到？”主人听了主妇的话，把一腔侠情冷了下来，只说一声“无可奈何！”

隔几天，伊父亲来了，是伊公公叫他来的。主妇问他，“可有救你女儿的法子？”他答道，“既做人家的媳妇，要打要骂，概由人家，我怎能作得主？我如今单是传伊公公的话叫伊回去罢了。”但是伊仗着主母的回护，没有跟伊父亲同走。

后来伊家公婆托着邻居进城的带个口信，说伊丈夫正害病，要伊回去服侍。伊心里只是怕回去，主母就替伊回绝了。

过了四天，伊父亲又来了。对伊说，“你的丈夫害病死了，再不回去，我可担当不起。你须得跟我走！”主母也说，“这一番你只得回去了。否则你家的人就会打到这里来！”伊见眼前的人没一个不叫伊回去，心想这一番必定应该回去了。但总是害怕，总是不愿意。

伊到了家里，见丈夫直僵僵地躺在床上，心里很有些儿悲伤。但也想，他是骂我打我的！伊公婆也不叫伊哭，也不叫伊服孝，却领伊到一家人家，受了廿千钱，把伊卖了。伊的父亲，公公，婆婆，都以为这个办法是应当的。他们心里原有个成例：不

种了田，便卖耕牛，伊是一条牛，——一样地不该有自己的主见——如今用不着了，便该卖掉。把伊的身价充伊丈夫的殓费，便是伊最后的义务！

一九一九，二，一四

（原载 1919 年 3 月《新潮》月刊 1 卷 3 号）

低 能 儿

一天早上，阿菊被他的父亲送进一个光明开阔透气的地方，他仿佛从一个世界投入别一个世界里。他的家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两条破坏的长凳，已使他的身躯回旋不得；半截的板门撑起，微弱的光线从街上透进来，——因为对面是典当里库房的高墙，——使他从不曾看清他母亲的面庞；门外墙角，是行人的小便处，时常有人在那里图一己的苟且的便当，使他习惯了不良空气的呼吸。现在这个境界在那里呢？他真投入了别一个世界了！

阿菊的父亲是给人家做零雇的仆役的。人家有喜事丧事，雇他去上宾客们的菜，伺候宾客们的茶水烟火；此外他还当码头上起货落货的脚夫。人家干喜庆哀吊的事，酒是一种普遍而无限量施与的东西，所以他尽有尽量一醉的机会；否则也要靠着酱园里的酒缸盖上，喝上两三个铜子麦烧，每喝一口总是时距很长，分量很少，像是舍不得喝的样子，直到酱园收夜市，店门快关了，才无可奈何地喝干了酒，一摇一摆地归家去。那时阿菊早睡的很熟了。

阿菊的母亲是搓草绳的。伊的眼皮翻了出来，常常分泌眼泪，眼球全网着红丝，——这个是他们家里的传染病，阿菊父子也是这样，不过较轻些。伊从起身到睡眠总坐在一条破长凳上，两手像机器似地工作。除了伊的两手，伊的身躯动也不动，眼睛瞬也不瞬；伊不像有思想，不像有忧乐，似乎伊的入世只为着那几捆草绳而来的。当阿菊初生时，他尖着小嘴衔着伊的乳，小手没意识地抓着，可爱的光辉的小眼睛向伊的面庞端相着；对于那些，伊似乎全无知

觉，只照常搓伊的草绳。他吸了一会乳，便被弃在一个几乎站不住的草窠里。他啾呀欲达意罢，号哭欲起来罢，伊总不去理会他，竟同没什么在旁边一样；柔和的催眠声，亲密的抚慰语，在伊的声带和脑子里是没有种子的！他到了四岁，还是吸伊淡薄的乳浆，因为这么可以省却两小碗粥；还是躺在那个破草窠里，仰看黑暗的尘垢的屋板，因为此外更没别的可以容他的地方。

阿菊今年是八岁了。除了一间屋子和门前的一段街道，他没有境遇；除了行人的歌声，小贩的叫卖声，母亲的咳嗽声，和自己的学语声，啼哭声，他没有听闻；除了母亲，他没有伴侣——父亲只伴他睡眠；他只有个很狭窄的世界。今天他才从这很窄狭的世界投入别一个宽阔的世界里！

他被一位女教师抚着肩，慈爱地轻婉地问道，“你知道你自己的名字么？”他从没经过被询问，这是骤然闯进他生命里的不速之客，竟使他全然无法应付。他红丝网满的眼睛瞪住了，本来滑润的泪泉里不绝地涌出眼泪来。那位女教师也不再问，但携着他的手走到运动场里。他的小手感觉着温的柔的爱接触，是他从没尝过的，引起了他的怅惘，恐怖，疑虑，使他的脚步格外地迟缓，滞顿，似乎他在那里猜想道，“人和人的爱情这么浓郁么！”

运动场里没有一件静止的凝滞的东西：十几株绿树经了风微微地舞着，无数雀儿很天真地在树上飞跃歌唱；秋千往还着，浪木震荡着，皮球腾跳着，铁环旋转着，做那些东西的动原的小儿们更没一个不活泼快乐，正在创造他们新的生命。阿菊随着那位女教师走，他那看惯了黑暗的眼睛经辉耀的壮丽的光明射映着，几乎张不开来。他勉强定睛看去，见那些和自己一样而从没亲近过的孩子们。他自知将要加入他们的群里，心里便突突地跳的快起来，脚下没有劲了，就站住在场角一株碧桃树下。女教师含笑问道，“你不要

同他们一起玩耍么？”他并不回答；他那平淡的紧张的小面庞只现出一种对于他的新境遇觉得生疏淡漠的神情。他的视官不能应接这许多活动不息的物象，他的听官不能应接这许多繁复愉快的音波，他的主宰此刻退居于绝无能力的地位了！女教师见他不管也不动，便轻轻地抚他的背说道，“你就站在这里看他们玩耍罢。”伊姍姍地走入场中，给伊的小友做伴侣去了。

一个小皮球流星似地飞到他的头上来，打着头顶又弹了出去，才把他迷惘的主宰唤醒，使他回复他微弱的能力。于是他觉得那温的柔的爱的接触没有了；四顾自己的周围，那携着自己的手的人在那里呢？打在头顶的又是什么东西？母亲的手掌么？没有这么轻。桌子的角么？没有这么软。这件东西真奇怪，可怕，他那怯弱的心里想，这里不是安稳的地方，是神秘的地方；心里想着，两脚尽往后退，直到背心靠往了墙才止。他回转身来，抚摩那淡青色的墙壁，额角也抵住在上边，像要将小身躯钻进去。然而墙壁是砖砌的，那解得爱护他，那里肯放开他坚硬的冰冷的怀抱容纳他，使他避免惊恐，安定心魂呢？

阿菊坐在课室里了。全室二十几个孩子，都不过五六岁左右，今天他加入他们的群里，仿佛平坂浅冈的丛山间插一座瑰伟的雄峰。他以前只有他家里的破草窠破长凳是他的座位，如今他有了新的座位，依然照他旧的姿势坐着，在一室里就呈个特异的色彩。他的上半身全拥在桌子上，胸膛磕着桌沿，使他的呼吸增加速度；两脚蜷了起来，尘泥满封的鞋子压在他并坐的孩子的花衫上边。那位女教师见他这样，先坐给他看，给他一一说明，更指着全室的孩子教他学无论那一个都好。他看了别人的榜样，勉强将两脚垂下，踏着了地；但不到一分钟又不知不觉地蜷了起来。他的胸膛也很不自然地离开了桌沿；一会儿身躯侧向右面，靠着了并坐的孩子。那个孩子嚷道，“你不要来挤我！”他才醒悟，恐惧，现出怅惘的愕顾。一

阵率性的附和的喧笑声发出来，各人的耳鼓都感到剧烈的震动。这个在他的经验里直是个可怕的怪物，他的上半身不由得又全拥在桌子上。

女教师拿出许多耍孩儿来，全室孩子的注意力，便一齐集注在教师的桌子上。那些耍孩儿或是裸体，或穿红色的马甲遮着胸腹，嫩红的小臂和小腿却全然赤露；将他们睡倒了，一放手便跟着站起来，左右摇动了几回，照旧站得挺直。真是个可爱的东西！在阿菊看了更是大扩眼界。他那简单的粗莽的欲望指挥着他的手前伸，想去取得他们，可是伸到了充分地直还搭不到教师的桌子；同时那怯懦的心又牵着他的手似乎不好意思地缩了下去。女教师已暗地窥见了。便笑着对他道，“你可将这几个可爱的小朋友数一数。”他迟疑了好一会，经过了两三回催促，才含糊地才可听闻地数道，“一，二，三，六，五，八，四，……”女教师微微摇着头，转问靠近伊桌子的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扳着小指，发出尖脆的声音数了，竟没弄错数序。几个孩子跟着伊的尾声喊道，“伊数得对！”女教师温颜附和道，“果然伊数得对！我给你们各人一个去玩耍罢。”

阿菊取耍孩儿在手，这个是他希望而又不敢希望的，几乎不自信是真实的事。他只对着耍孩儿呆看，是他唯一的玩弄的方法。

“你们可知那些可爱的小朋友们住在那里？”女教师很真诚地发问。

“他们住在屋子里，”群儿作谐和的语调回答。

“屋子里怎么进去？”

“有门的。”

“门比他们的身躯高呢，低呢，阔呢，狭呢？”伊非常悦乐，笑容含优美的画意，语调即自然的音乐。

“阔！高！”有几个说，“自然比他们阔，高！”在那些声音里，露出一个单调的无力的“低”字的音来，这是阿菊回答的。

“门怎么开法？”

“执这个东西，”群儿齐指室门的拉手。

“请你开给我们看，”伊指一个梳着双辮的女孩子说。

那女孩子很喜欢受这使命，伊走到门首，执着拉手往身边拉。但是全无影响。

一部分孩子见他们的同伴不成功，都自告奋勇道，“我能开！这么一旋就开了。”

女教师便指一个男孩去。他执着拉手一旋，再往身边拉，门果真开了。伊和群儿都拍手庆贺他的成功。伊更发清朗的语音向群儿道，“我们开门必要先这么一旋。”说罢，教大家依次去试。

这事轮到阿菊，就觉得是一种最艰难的功课。他拉了一会拉手，不成，又狠命地把他旋转，也不成，使用力向外推，然而何曾推开了半缝。他窘极了，脸皮红到发际，眼泪含在眶里，呼吸也喘起来了，不由得弃了拉手在门上乱敲。但是外面那里有应门的人等着呢？

那位女教师掀着钢琴，先奏了一曲，便向群儿——他们环成一个圆圈站在乐舞室里了——说，“我们要唱那蝴蝶之歌哩。”他们笑颜齐开了，双臂都平举着，有几个已作蝶翅蹁跹的姿势。琴声再作，那妙美的愉悦的人心之花宇宙之魂的歌声也随之而发：

飞！飞！飞！飞到花园里。

这里的景致真美丽。

有红花铺的床供我们睡眠；

有绿草织的毯供我们游戏。

飞呀！飞呀！我们飞得高，飞得高！

飞呀！飞呀！我们飞得低，飞得低！

我们飞作一团，不要分离。

你看花在笑我们了，笑得脸儿更红了。

哈！哈！哈！

花呀！你来和我们一起儿飞！

来呀！和我们一起儿飞！

阿菊立在群儿的圈子里，听不出他们唱些什么，但觉自顶至踵受着感动，一种微妙醉心的感动。他的呼吸和琴声歌声应和着，引起一种不可描写的快慰，适意，超过他从前唯一的悦乐——衔着他母亲的乳睡眠。于是他的手舞动起来，嘴里也高高低低地唱起来；这个舞动呈个触目的拙劣的姿势，没有别的孩子那么纯熟灵活；歌呢，既没词句，又没节奏，自然在大众的歌声里被挤了出来。然而这个与他何涉呢？他总以为是舞了，唱了。刚才的窘急，惶恐，怯懦，……他完全和他们疏远了。只可惜他领略歌和舞这么晚！况且他能将以后的全生活沉浸在那些里边么！

阿菊第一天进学校的故事，要算他生活史里最重要的一页了。然而他放学归家，回入他旧的狭窄的世界的时候，他母亲和平日一样，只顾搓伊的草绳，并不看他一眼，问他一声。他自去蹲在黑暗的墙角旁边，玩弄他在学校里偷摘的一根绿草。论不定因这绿草引起了纷乱的模糊的如梦的记忆，使那些窘急，惶恐，怯懦，感动，快慰，适意，……立刻一齐重新闯进他的生命里。晚上他的父亲喝醉了人家的残酒归来，摸到板铺的卧榻倒身便睡；他早上曾送他的儿子进学校，进别一个世界，是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一九二〇，一二，二〇

（原载 1921 年 2 月《小说月报》12 卷 2 号）